

：境另孔

惑 盞



行 印 局 書 界 世

編主境另孔

集五第刊叢本劇

盪

惑

〔一名「真情假愛」〕

四幕悲劇

中華民國三十四年四月出版

劇本叢刊
第五集

惑

實價國幣

外加運費匯費

版權
所有
不准
翻印

著 者 孔 另 境

發 行 人 陸 高 誼

出 版 者 世 界 書 局

發 行 所 世 界 書 局

特別啓事

本劇上演權，由作者保留。戲院劇團於上演本劇前，除上海一地，應向作者直接取得同意外，其他各地，應向當地世界書局分局，或其代理店，接洽辦理。否則，不准上演。此啓。

燴 惑

時：民國十六年

地：上海

人物：

林 鵬——青年軍官

林逸人——林鵬父

錢佩珊——林鵬之新婚妻

阿 英——林家女僕

葉曼麗——電影女明星

吳信孚——大達熱水瓶廠廠長

徐副官長——字文秋，軍事部駐滬辦事處主任

唐 媽——曼麗之女僕

男 僕

勤務軍士

第一幕

時——一個春天的下午。

景——杭州林家，林鵬之新房。

林鵬與錢佩珊結婚，此爲第三日，故房中一切佈置全新，朝外是新床，床旁是梳妝台，正中爲紅木方桌，四張單靠椅，右面爲衣櫥衣箱等，門在正面，右首牆上掛有屏條對聯等。

幕啓時，佩珊獨自坐在桌旁看書，稍停，女僕阿英入。

阿英 少奶奶，老爺要來看少奶奶。

佩珊 唔，你去請老爺來吧。

阿英 是。(下)

(佩珊放下書本，立起整鬚衣服，梳理髮髮，預備迎接她公公。)

(林逸人入，阿英隨入。)

佩珊 (上前一步) 爸爸，您請坐。

逸人 少奶奶不必客氣，現在是自己一家人了，不用這些禮數。

(阿英倒茶，佩珊親自奉上。)

佩珊 爸爸，請用茶。

逸人 少奶奶，你也坐着，好說話。

佩珊 (坐) 爸爸有什麼話儘可喊兒媳去吩咐，何必勞爸爸過來。

逸人 我也沒有什麼話，只是想告訴你：這次鵬兒和你的婚事，雖然是由我作主辦的，可是鵬兒也沒有甚麼不同意。我知道你是一個知書識字的好女孩子，鵬兒呢，也算學一點本事啦，雖然說不上有大才幹，可是在他們同期畢業的人裏，他還算是一個優秀的人才，校長對他相當賞識，說他有機智，有能耐，意志堅決，富於責任心，所以不到一年工夫，由一個准尉階級的見習班長，升到中校階級的參謀。他當初出去的時候，雖沒有得我的同意，現在還總算對我有一個交待，我現在最不放心的是他年紀輕，担任的工作太重大，也許會鬧出什麼差忒出來，他是軍人，一切要受軍法的管理，要是鬧出甚麼事來就不是玩兒的事情，所以我想來告訴你，要你隨時注意他，一切事情替他多當一點心，隨時提醒提醒他。——我是老了，你們又是要過着一輩子的夫妻，所以我也不必多說得，你一定會明白我的意思的。

佩珊 爸爸的話做兒媳的全明白，請爸爸放心就是啦。

逸人 我還有甚麼不放心，不過做長輩的心裏總歡喜多嘮叨一遍，……

佩珊 做兒媳的一定照爸爸吩咐。

逸人 那就好啦。我是祇有這一個兒子，他媽又是早死，從他小到大，我差不多兼了父親和母親的雙

重責任，現在既娶了你，我就把這責任都交給你啦。

佩珊 爸爸放心就是，做兒媳的一定盡着兒媳的責任。

逸人 唔，鵬兒現在到那兒去了？

佩珊 他說去望一個朋友的，大概快回來吧。

逸人 唔。等他回來，你可以把我的意思說給他聽，要他自己也隨時當心一點。我的意思……

佩珊 爸爸還有甚麼意思，儘管告訴兒媳好了。

逸人 他這次是請了兩星期假轉來的，你們結婚雖不過三天，可是假期已只剩一個星期了，他回去的路上又得兩三天，所以我想再過這麼三兩天，就讓他轉去。他是比不得做生意的人可以隨自己的主意，他要是超過了假期，也許會受到處分的，你懂得我的意思麼？

佩珊 爸爸放心，我懂得爸爸的意思，兒媳也不是一個只貪歡樂的人，我一定會讓他在假期以前趕回防地，爸爸，您老人家放心就是了。

逸人 (愉悅的笑) 佩珊，我現在就這樣稱呼你了，你真是一位賢慧的孩子，鵬兒娶了你來，竟是我們林家的福氣。

佩珊 爸爸又何必這樣稱贊兒媳，兒媳到這裏來纔不過三天，一點責任還沒有盡過，就受到爸爸這樣寵愛，兒媳那兒敢當！

逸人 好吧，我也不和你客套啦，你就照着我的話做吧。

佩珊 兒媳知道。

逸人 那末，我走了。(下)

阿英 少奶奶，老爺似乎很歡喜少奶奶。

佩珊 他不放心，所以特地來向我說這些話的。

阿英 少爺對少奶奶這麼好，還有甚麼不放心的？

佩珊 他老人家是不放心少爺和我太好了。你剛才不聽見他說麼？他怕少爺誤了假期。

阿英 可是我看少爺也不是這樣的人。

佩珊 我也覺得是他老人家的過慮。再說，少爺對我也未見得當真是專心的。

阿英 少奶奶這話是甚麼意思？

佩珊 你也別在我面前故意賣弄了，你以為我不知道麼？

阿英 少奶奶指的是甚麼事情，小的一點摸不清。

佩珊 你少爺在從前不是還有過一位女朋友麼？

阿英 您可是指葉家的那個？

佩珊 除了她，還有誰？

阿英 這是四五年以前的事情了，怕少爺早已經忘記啦。

佩珊 哼，忘記才不會忘記啦！

阿英 就是不忘記，也不相干，人家已經在上海做了大明星啦！

佩珊 就是因為做了大明星，所以纔使你少爺更不會忘記！

阿英 怕也早已嫁人啦。

佩珊 嫁人？女明星纔不嫁人呢！一嫁人，什麼都完啦！女明星要的是人家捧她，她要做大衆的情人，嫁了一個人，還有誰願意捧她！

阿英 少奶奶這話倒也不錯。可是時間過去了四五年，少爺未見得還會一直惦着她。

佩珊 少爺惦不惦着她，不管我什麼事。我倒想問問你，你少爺當初爲甚麼忽然去投軍的？

阿英 這……我不大明白。

佩珊 你別瞞人了，還怕我不知道！你少爺是不是因爲那位姓葉的到了上海去，纔發了狠跑了出去投軍的？

阿英 這……也許有一點關係。

佩珊 也許有一點關係！簡直完全是這個關係，你當我不知道！

阿英 少奶奶既然知道就好啦。

佩珊 我問你：姓葉的爲甚麼要到上海去？是不是和少爺鬧翻了？

阿英 這可完全是冤枉的。姓葉的原是我們家的鄰居，只有娘和因兩個人，家境不大好，聽說爲了在這兒住不下去纔搬到了上海去的。

佩珊 她倆到上海去幹麼？

阿英 聽說起先是做舞女，後來就當了電影明星啦。

佩珊 當初這女的模樣兒可和現在照片上的一般？

阿英 嗯，總還有些相像，可是現在照片上的更漂亮啦。

佩珊 你少爺和她究竟好的怎麼樣？

阿英 這小的怎麼能說得上來。我們看過去的確很要好。

佩珊 你老爺知道麼？

阿英 還有甚麼不知道的，他們整天在一塊兒，少爺對那位姓葉的再好也沒有了。

佩珊 姓葉的對少爺可好？

阿英 看上去也很不錯。

佩珊 那麼你少爺爲什麼不跟了她們上上海去？

阿英 這我就不知道啦。也許是老爺不答應。

佩珊 我看不見得吧。也許是那姓葉的不要你們少爺啦。

阿英 這我看不大會。反正少爺等那姓葉的一走以後，彷彿落掉了魂魄，吃也沒心吃，睡也睡不着，大約過了一個星期，少爺突然不見啦。

佩珊 可是就往南方去？

阿英 起初老爺也猜他往上海去了，派了人到上海去尋，可是尋不着，等到過了一個月少爺有信給老爺，說他在一所軍官學校裏念書啦。

佩珊 你老爺怎麼樣？

阿英 老爺也沒有方法，寫信去叫少爺回來，少爺連理也不理，老爺沒有辦法，也只好讓他去了。

佩珊 後來呢？

阿英 後來說他已經畢業啦，又說做了軍官啦，又說去打仗啦，到去年年底纔回家來過一趟。

佩珊 他爲甚麼回來？

阿英 說是特地來望望老爺的，老爺那時見少爺穿着軍衣，神氣得了不得，倒也歡喜起來，就在那時說定了少奶奶的親事。

佩珊 誰要你提到我！

阿英 怎麼少奶奶不要我提到您？可是我沒有說謊話。

佩珊 管你是不是謊話……

(外面門鈴響)

阿英 怕少爺回來啦，讓我去看看。(下)

佩珊 (自語) 葉——曼——麗……

(林鵬穿軍裝上)

林鵬 佩珊，你一個人？

佩珊 我正在看看書。

林鵬 我不應該管自己出去了，讓你一個人在家冷清清的。

佩珊 那要甚麼緊！過幾天你回到了防地去，可還能陪我？

林鵬 (感情地) 佩珊，我真不想離開你。

佩珊 你爲甚麼要說那些傻話呢？難道你的功業不要了，和我厮守着一輩子？

林鵬 (感情地) 可是我實在捨不得離開你！

佩珊 別說那些傻話啦！我和你是一生一世的事情，可是你的事業可能等你一輩子？

林鵬 這話我也知道。可是我現在彷彿已經想不到事業上面，我只想和你厮守在一塊兒。

佩珊 這是一個革命軍官應該說的話麼？

林鵬 佩，你別那末嚴厲，好不好？

佩珊 我只不過提你個醒，何曾嚴厲過來？

林鵬 但是你的意思，要我幾時回防地去？

佩珊 你的假期還有幾天？

林鵬 假期……(算一算) 還有八天。

佩珊 這裏到你防地要幾天路程？

林鵬 大約兩天到三天。

佩珊 那末再過四天動身。

林鵬 照算也應該還有五天，你爲甚麼要我過四天就動身？

佩珊 早一天走不是更好麼？也許路上要耽擱，即使不耽擱，早到一天不是比遲到一天好麼？

林鵬 我不想早到。

佩珊 那也由你。反正不脫卯，總算是你的責任心。

林鵬 佩，你忍心我離開你麼？

佩珊 鵬，請你別專談那些感性的話！

林鵬 但是……佩，我知道你也……

佩珊 (情不自禁) 我請你別再說這些話吧！

林鵬 佩，那末……

佩珊 (抑制地) 我問你：剛才你上那兒去了？

林鵬 我是到張子成家去，子成託我帶封信來，一直忘記了，今天才記起，所以送了去。

(阿英上。)

阿英 少爺，老爺喊你去一趟。

林鵬 好。(轉向佩珊) 佩，我就回來。(下)

阿英 少奶奶，今午飯可要預備甚麼菜。

佩珊 不必了，反正我胃口也不大好。

阿英 今天舅少爺會來的，還是吩咐他們多預備幾樣菜，免得臨時來不及。

佩珊 那也好。

阿英 那末我去關照廚房。

佩珊 好吧，你去就是。

(阿英下。)

(門鈴響。)

佩珊 (諦聽) 不知誰來了！(門鈴又響) 阿英！

(少息，阿英持一信上。)

阿英 少奶奶，是給少爺的一封電報。

佩珊 (接電報，拆開，讀。閱後似乎受了一個刺戟，無聊賴地坐了下來。)

阿英 少奶奶，電報上可有什麼話？

佩珊 是少爺的參謀長打來的，要少爺即刻動身到上海去！

阿英 可爲些甚麼？

佩珊 他沒有說。你快去把少爺喊來。

阿英 是。(下)

佩珊 想不到他還不能再住四天哩！

(林鵬上)

林鵬 佩，有什麼事？

佩珊 剛才參謀長來一封電報，你自己去看。

林鵬 (看電報) 哎啊！他要我就動身！

佩珊 這是立刻的事！你不見他電報上說「限電到卽行，毋得遲誤！」大概有什麼嚴重的事情吧？

林鵬 他電報上也沒有說明，要我到上海去找徐副官長。

佩珊 副官長爲甚麼會住在上海的？

林鵬 他是我們軍事部的上海辦事處主任。

佩珊 這樣，你可得就走了。

林鵬 這是命令。

佩珊 我替你去整一隻小提箱帶去吧。

林鵬 別忙，讓我來查一查火車時刻表。(從衣袋裏摸出時刻表來一查) 特快車要在下午一點十五分，

六點鐘到上海，再早就沒有了。(看手錶) 現在還只十一點半，還有一小時時間，我們儘可慢慢預備，先坐下來談談吧。

佩珊 (坐下) 你這次到上海去，不知要多久纔轉回來？

林鵬 那是說不定的。但上海離杭州這麼近，我隨時可以來看你。

佩珊 (感情地) 真想不到我們只有三天的緣分！

林鵬 這是那裏的話！我不是說隨時可以來看你麼？

佩珊 你是公事在身，怕也由不得你吧。

林鵬 我還不知道是什麼事情，也許很快就可辦完的。

佩珊 我也希望不是太重要的事情。

林鵬 你這話是甚麼意思？

佩珊 因為我覺得……

林鵬 你覺得什麼？

佩珊 我覺得你年紀還太輕，辦太重大的事情是不大適宜的。

林鵬 那倒不見得。我年紀固然不大，經驗也不算多，可是我卻歡喜辦重要事情，我願意多負點責任。

去年我在香港辦理過一樁最重大不過的事情，結果很圓滿，還受了總司令的賞賜。

那是甚麼事情。

現在告訴你也沒有多大關係了。——我們向同情革命的國家借得了一批軍火。

佩珊 是你去向他們接洽的麼？

林鵬 豈但接洽，簡直是我一手辦成功的。從高談闊論，訂文件，辦起卸，簡直是我一手包辦的。

佩珊 那數量可不少吧？

林鵬 嚶，不算少，到現在怕還沒有用完哩。

佩珊 (感情地) 鵬，想不到你竟有這麼大的才幹，無怪這次又要派你去辦什麼事情啦！

林鵬 我怕這次的事情，責任也相當重大。

佩珊 嚶，我也這麼想。要不然，不會在你的假期裏也會給你命令了。

林鵬 而且我怕很緊急。

佩珊 那是可想而知的，「限電到即行」，這是多麼嚴重的語氣呀！

林鵬 不過部隊裏的命令往往都是這麼嚴重的。這意思要你絕對服從，無考慮的餘地。

佩珊 你歡喜這種精神麼？

林鵬 一個軍人以服從爲天職，上峯要他去死的時候，他是決不能有一點猶豫的！

佩珊 難道你們革命軍也這麼野蠻的麼？

林鵬 這並不是野蠻，這是一支軍隊組織的基本原則，要沒有這精神，這支軍隊還能打甚麼仗！

佩珊 但倘若你的上峯是個糊塗蛋呢？

林鵬 站在軍事的觀點上講，那是沒有辦法的事情！即使是糊塗蛋，他既是我的上峯，我只有服從他。

佩珊 那不過是盲從吧哩！

林鵬 你從另一個觀點去看，那是盲從，但在軍事上，即使盲從，也只好服從。

佩珊 幸虧我不是軍人，否則我一定會受不住！

林鵬 革命軍所以和軍閥軍不同的地方，就是革命軍的服從是自願的，是有認識的；軍閥軍的服從是被迫的，是完全盲目的，你明白我這意思麼？

佩珊 這點還會不知道。

林鵬 你既明白這一點，就可知道我們的服從上峯決非是盲從了。

佩珊 好吧。你快去把要走的消息告訴爸爸吧。

林鵬 好，我就去。（正預備走出，林逸人入。）

逸人 剛才阿英告訴我，說鵬兒接到參謀長的電報，要你即刻到上海去。

林鵬 爸爸，不錯的，我正想去告訴爸爸，爸爸卻來了。

逸人 可曾說出甚麼事情？

林鵬 電報上沒有說，但限我電到即行，可見是一樁緊急的事情。

逸人 嗯。你預備趁幾點鐘的車？

林鵬 一點十五分的特快車。

逸人 （看鐘）唔，還有點時候，不用着忙的。

林鵬 要是此後能就在上海辦事，到可以隨時來看爸爸。

逸人 那自然很好，可是軍隊的事，那兒說得准。我只要你能做出一點事業出來，看不看我倒沒有關係的。可是你倘能在上海長住的話，得把佩珊接了出去。

林鵬 是我一到上海就寫信給爸爸。

逸人 上海不是什麼好地方，你年紀輕，一切都要自己拿主意，不要跟隨人家亂闖！

林鵬 兒子自己知道，爸爸可以放心。

逸人 還有一句話我得告訴你：你到上海以後不能去看曼麗！

（林鵬和佩珊一聽此話，都有一個反應。林鵬仍若無其事，佩珊則望望林鵬。）

林鵬 爸，還提這些舊事幹嗎？

逸人 事情固然是舊了，但我不能不特別提醒你一句！她現在是電影明星，你是軍官，各不相涉，你是決不能再見她的！

林鵬 是，我一定聽爸爸的話。

（阿英入。）

女僕 老爺，少爺，少奶奶，飯開好了，請去用飯吧。

佩珊 鵬，我不想吃，你陪爸爸去吃吧。

林鵬 爸爸，我也剛吃了點心，吃不下去，請爸爸一個人去用吧。

逸人 也成，你們多談一會兒吧，回頭我要他們開到這屋裏來。（下）

(阿英隨下)

佩珊 鵬，我原本是不想和你說穿的，可是剛才爸爸既已經說了……

林鵬 你是指曼麗的事麼？

佩珊 (點頭) 可不是！

林鵬 這是早已過去的陳跡，還提她幹嗎？

佩珊 你既能把她當作了陳跡，那自然是最好，我也但願你的頭腦裏再沒有她的影子。可是困難的卻在她現在是紅極一時的電影明星，她的照片到處張貼着，登載着，你自然會看見她，這就難免引起了舊情，你不到上海，也許還不用顧慮什麼，你現在到上海去，她又在上海，我卻不能不要多心起來啦。我但願你把主意拿得穩一點，不去和她見面，鵬，你能聽我的勸告麼？

林鵬 佩，你何必多心，我一定聽你的話，非但不去看她，連她主演的電影我也不去看，佩，你說可好？

佩珊 你現在自然說得那麼決斷，一踏到上海怕就沒有那麼穩了。

林鵬 你不相信我的意志也沒有辦法，那末最好你跟我上上海去。

佩珊 我自然也希望如此，可是我們結婚纔只有三天，這裏的許多親戚都還沒有招待過，我是不能馬上跟你走的。等再過幾天，我也許會一個人到上海去看你。

林鵬 佩，你能去，我會衷心地歡迎你，我現在把上海辦事處的地址抄給你，你到上海，就到那兒去尋

我。(取紙筆寫下地址)

佩珊 你是不是會住在那裏呢？

林鵬 我也許不會住在那裏，可是我總得上那兒去辦公的，所以白天總可以到那兒去找我。

佩珊 鵬，我要問你：這次我們的結婚雖然一半是爸爸出的主意，可是……鵬，你的心裏究竟樂意不樂意？

林鵬 佩珊，你何必還要多這心呢！我要是不樂意的話，我會請假回來麼！

佩珊 那末，你已經的確忘記曼麗了麼？

林鵬 曼麗和我的關係早已經完了，在她一到上海去的時候，我已經放棄她了。

佩珊 我聽說你的離家從軍，一半是爲了她。這話可是真的？

林鵬 也許有一點兒，可是多半卻並不是爲了她，那是時代給我的鼓勵。

佩珊 你要是果然愛她，當時爲甚麼不跟她上上海去？

林鵬 事情並沒有這樣簡單，曼麗的母親因爲曼麗長得美了一點，她是打算在她身上賺一票大錢的，她們的往上海去，一半果然是爲了生活的逼迫，一半也是她媽想到上海去靠她女兒淘金，

我如果跟了她去，還有甚麼意思！

佩珊 你當時自然感覺得失望吧？

林鵬 也許有一點失望，可是那時正好是大革命發動的時候，我感受了時代的氣息，我不能再死住在這個所在了，我要獲得新的生命，我打算給時代盡一分力量！

佩珊 因此你就離家出走了。

林鵬 是的。因此我去投考了軍官學校。

佩珊 現在你果然成了一個革命的軍官啦。

林鵬 我願意終身獻身於革命的偉業。

佩珊 你這種精神自然值得人家的佩服，尤其是我，鵬，我衷心地愛着你！

林鵬 我也衷心地愛着你！

佩珊 可是我們卻不能在結婚剛三天就分離！

林鵬 那是革命給我們的安排。

佩珊 我卻覺得革命給我們畢竟太殘酷了！

林鵬 佩珊，你不能咀咒革命，這是時代和任務的犧牲，我們是應該忍受的！

佩珊 好吧，我聽你的話，可是革命也應該保證我們倆永遠的相愛。

林鵬 這卻要靠我們自己！

佩珊 你呢？

林鵬 我一定永遠保證自己！

佩珊 那我是不用說啦！

林鵬 既能這樣，暫時的分離還怕甚麼？

佩珊 我但願如此！

林鵬 (看一看時鐘) 那末，我要走了。

佩珊 啊，儘談着，忘了替你整箱子了。(去整箱)

(阿英入)

阿英 少爺，老爺關照少爺快走，怕要趕不上車啦。

林鵬 我就走，我就走。你去告訴老爺，我不進去啦。

阿英 老爺說過要少爺不必再進去。

林鵬 好，你再去說一聲。

阿英 是。(下)

佩珊 (已鑿好衣箱) 鵬，要換的衣服都在內了，你快走吧！

林鵬 是。(提了衣箱) 佩珊，你可替我放一套西服在箱裏，在上海穿軍服是不大合適的。

佩珊 放一套咖啡色的在裏邊，你說好麼？

林鵬 好好——那末，佩珊，我走了。

佩珊 鵬，再見！

林鵬 我希望在上海見你。

佩珊 我一定來！

(兩人握手。林鵬退向房外。佩珊招手。)

——幕徐徐下

第二幕

時——第二天早晨。

景——上海葉曼麗家的客廳。

葉爲當時上海的紅明星，生活豪華，故家中陳設極盡富麗之致。客廳中佈置，除沙發等用具而外，尚有鋼琴一口。有門兩扇，一通內室，一通進路。正面爲玻璃窗，可望見園庭。牆上除葉本人之放大照像外，有外國之影星照片。

幕啓時，廳中無人，少停，男僕領林鵬進。

男僕 先生，請坐。請教貴姓？

林鵬 (時穿西服) 敝姓林。

男僕 林先生請少候，讓我來通知。(按電鈴，女僕唐媽入。) 你去通知小姐，這裏有位林先生來見她。

唐媽 小姐還沒有起身。

林鵬 (看手錶) 噢，纔八點半，我就在這兒等一會吧。

男僕 (望一望林鵬) 你儘管去通報一聲吧。

唐媽 嗯。(下)

(男僕奉茶，唐媽入。)

唐媽 我們小姐要向林先生討一張名片。

林鵬 名片沒會帶得，你去說姓林，單名一個鵬字。

唐媽 唔。(下)

(約三分鐘，曼麗出，身穿睡衣，尙未梳洗，男僕退出。)

曼麗 (熱情地) 想不到是你！

林鵬 (起立，過去握手) 曼麗，是我。

曼麗 我們有好幾年不見啦。

林鵬 大概近四年吧。

曼麗 不錯，你比從前長得高多了。

林鵬 你比從前長的更美啦。

曼麗 我還不是跟從前一般，什麼美不美！你卻和從前的確不同啦，個子又高，人也漂亮啦。我還聽說你當了軍官，可是真的？

林鵬 當個小兵就是啦。你不是已經成了電影明星麼？

曼麗 那也是人家的瞎捧，離明星還差得遠哩！

林鵬 你現在住的這麼講究的房子，穿着這麼時式的衣服，到處懸掛着你的照像，千萬人傾倒在你的藝術和花容月貌之下，還說不是明星，那是什麼？

曼麗 好了，好了，請你別再罵人啦！就算我是明星，那也不關我們的交情，你說可不是麼？

林鵬 (回憶地) 交情？！交情！我們的交情！這麼些年來，你連信也不給我寫一封，我不相信我們還有交情存在啦！

曼麗 這樣說起來，你已經把我忘記啦！

林鵬 不忘記又怎麼樣？你已經成了大明星，有千千萬萬人來捧你；我呢，只是一個小兵；我們的地位相差太遠了，就是要我不忘記又有什麼用？

曼麗 照你這種口氣，一定已經獲得了愛人，可是？

林鵬 曼麗，老實跟你說，我已經結婚啦！

曼麗 (二聲) 當真？你可和我說着玩的？

林鵬 曼麗，我知道你現在的地位和生活經驗，對於我的結婚，一定不會受多大的刺激，所以我敢老實地告訴你。我們離別了四年，大家都變啦，你是電影紅星，我是革命軍人，彼此已經無法牽合在一起，因此我只好結婚了。曼麗，你是聰明人，你一定能夠諒解我這一點。

曼麗 鵬，你這是真話麼？難道一個人的地位，真能使一個人的感情也會變質麼？我不相信！

林鵬 你不相信也沒有用，事實擺在眼前：我是一個以戰爭為職業的軍人，而你呢，卻要生活在平和安逸的環境裏，我們即使相愛，也一定不會獲得幸福的！你既不能放棄你的拍電影，我當然也不能放棄我的當兵，彼此的生活距離太遠了，要愛也是不可能的。

曼麗 那末你結婚多久了呢？

林鵬 纔三天。

曼麗 纔三天！這是多麼有趣的安排！（苦笑，又像揶揄）你結婚纔三天，就來看你的舊情人，這是甚麼意思呢？

林鵬 我並不是特地來看你的。

（電話鈴響，曼麗接電話。）

曼麗 對不起，我剛起來，還沒有梳洗……是的，我知道……是的，不成……不成……你不要來……不相干……請你下午來吧……唉，實在抱歉得很……我現在不能接待你……是的，我老實告訴你，我在這裏會客……隨你說……（掛斷電話）討厭的東西！

林鵬 是一位崇拜你的影迷吧？

曼麗 真能崇拜我倒好啦！可是這些人呀，卻天生的賊忒相，他們來和我接近，還有甚麼好主意！

林鵬 那末是……

曼麗 這些你別用問！你剛才說不是特地來看我，那末你是另外有公事了？

林鵬 囉，我是奉命到上海來辦一些事情的。

曼麗 甚麼事？不可以說給我聽聽？

林鵬 沒有甚麼特殊的事情，只是一件普通的公事。

曼麗 不能說說麼？

林鵬 不能！軍人的天職就是要保守一切命令上的秘密。

曼麗 那一定是很重要的了？

林鵬 不管重要不重要，反正站在軍事的立場，任何軍隊裏的事情是不可隨便告訴人的。

曼麗 （嬌媚地）連我也不能告訴麼？

林鵬 任何人都不能告訴，即使是我的父母和妻子。

曼麗 （撒嬌地）好，鵬，你算已經結婚了，算你有一個賢慧漂亮的太太，所以老把妻子妻子地帶在嘴

上，你是故意來這裏氣氣我的麼？

林鵬 曼麗，我何會氣你來？我一到上海就來看你，可見我對你並沒有忘記呀！

曼麗 不忘記有甚麼用！你要是真的不忘記的話，你這次也不會結婚了！

林鵬 我的意思不是這樣，結婚一定要雙方生活距離相近的人纔好，否則是不會獲得幸福的；但朋

友卻並不一定要如此，我和你，雖生活在兩個極不相同的範圍裏，但仍無妨做成極要好和極

親密的朋友。

曼麗 謝謝你，但我不想做你親密的朋友！

林鵬 這是甚麼原故？

曼麗 因為照一般的看法，對一個女性要做親密的朋友，不是由情人結爲夫婦，就是由情人成爲外

室。我卻不願做你的外室！

林鵬 曼麗，你誤會了我的意思了，我是決不敢存着這種奢望的！因了我們過去的那濃厚的情感，我雖然結了婚，但不致破壞我對你的感情的。至於你對我，我也希望你不致見外，仍保持着過去對我的情分。曼麗，你願意麼？

曼麗 我不願意！你知道我是一個演戲的人，在戲裏可以有種種做作，可以裝得神乎其神的樣子，但是在我們的實生活裏我不願意這樣！你難道要我把演戲的手法來對你麼？

林鵬 那末你的意思……

曼麗 我的意思，咱們從此別再想念，別再見面，當過去沒有那麼回事！

林鵬 好，（立起，作走狀）你既然這個意思，那也好，那末——再見！

曼麗 （故作矜持）再見！

（林鵬走到門口，電話鈴響，曼麗接電話，林鵬站在門口。）

曼麗 你是誰……我是曼麗……不錯，你有何貴幹……什麼……訪問我……對不起，我沒有得空……

……是的，我告訴你，我沒有得空……爲什麼這樣討厭……不成……不成，一千個不成……

我不要你們記者來訪問我！（掛斷電話）世界上有這種吃飽飯沒事幹的記者，整天東跑跑，西

鑽鑽，只想從我們身上找材料，讓他們寫些狗屁不通的文章，造造謠言，騙點稿費，卻還美其名

曰提倡藝術！

林鵬 你別再發牢騷了！曼麗，如果我再來看你，你會拒絕見我麼？

曼麗 那……希望你不必再來！

林鵬 曼麗，你竟這樣……忍心！

曼麗 (受刺激，扭轉頭走，似乎忍耐不住的樣子) 我……

林鵬 我此刻還有公事，回頭我再來看你，希望你仔細想一想——好，再見(下)

(曼麗候林鵬走後，她嘆了一口氣，彷彿心頭很難受，慢慢地走了進去。台上空寂片刻，男僕領吳信孚入。)

男僕 吳先生，您請坐吧。

信孚 唔。

男僕 (按鈴，唐媽入) 你去關照小姐，吳先生來了。

女傭 吳先生請坐一忽，讓我去通知小姐。

信孚 (點頭) 唔。

(唐媽入，稍停，曼麗出，已改裝便服，男僕退出。)

信孚 我沒有打攪你睡覺吧？

曼麗 不，我已經起來好久了。

信孚 昨晚的跳舞會可有興緻？

曼麗 興緻倒不壞，一直要鬧到兩點鐘，纔散場。

信孚 我此刻特地來通知你一個消息：（詭秘地向四下張望）剛才我得到一個情報，說他們政府裏最近向外國借得了一批軍火，數目很可觀，這幾天之內就要到了，他們特地派了一個軍官到上海來，和外國商量一切手續。我們應該把這個軍官打聽出來，設法探聽出這批軍火的內容和起卸的地點。

曼麗 探聽了出來，預備怎麼樣？

信孚 報告我們的司令部，想法子燬滅牠！

曼麗 我怕不這麼容易吧！

信孚 那你可以別管，我們只要把事實打聽了出來，報告了上司，我們的責任就算盡了，至於以後如何處置，不關我們甚麼事。

曼麗 那位軍官幾時到上海的？

信孚 據說就在昨天。

曼麗 （心裏一動）姓什麼？

信孚 據情報說是姓林。

曼麗 （脫口而出）呀！

信孚 什麼？

曼麗 你這情報可靠得住？

信孚 我相信是靠得住的。

曼麗 這人剛纔……這兒出去。

信孚 (一驚) 呀!

(唐媽入)

唐媽 小姐，房裏有電話。

(曼麗自入)

信孚 你知道是誰打來的?

唐媽 (裝一個鬼臉) 我不知道，你自己問她!

信孚 你倒調皮!

唐媽 調皮? 老實告訴你，你要是連我們小姐接電話也要吃乾醋，那你只好整天守住在這裏，我們小

姐每天要接上百十來個電話哩!

信孚 我問了你一句，卻要你說上一大泡……

唐媽 誰要你問來?

(唐媽自入)

信孚 (自語) 她說那位姓林的剛從她這兒出去，那纔怪呢! 難道曼麗一向和他認識麼?

(曼麗入)

信孚（笑嘻嘻地）可是那位姓張的小開打來的？

曼麗 也許是的，也許不是。

信孚 究竟是不是呢？

曼麗 是又怎麼不是又怎麼？你可是在吃醋？

信孚 我纔不吃他的醋呢！可是這小子也太勤啦！我得教訓教訓這小子！

曼麗 老實告訴你，並不是姓張的小開，你可放心啦！

信孚 那究竟是誰？

曼麗 是公司老板打來的。

信孚 可又要拍新戲了？

曼麗 嘿，他是這麼說。

信孚 你剛才說姓林的剛從你這兒出去，那麼你和他是熟識的？

曼麗 他是我的同鄉，又是我從小時候的朋友。

信孚 可當真我怎麼沒有聽見你說起過？

曼麗 誰和你開玩笑來！

信孚 那不是天賜給你機會麼？

曼麗 但是我已拒絕和他再見面。

信孚 這又爲什麼？

曼麗 這些你不用管！

信孚 (略一思索，狡滑地笑) 哈，我知道了。

曼麗 你知道甚麼？

信孚 還不是爲了戀愛的把戲！

曼麗 誰和你說？

信孚 你不用瞞我！你們既然是從小的朋友，又是同鄉，但忽然鬧翻了，要不爲了戀愛的把戲，那纔是

怪事！

曼麗 想不到你竟有這樣聰明，所以他們會派你幹這個工作啦！

信孚 但你也並不聰明，否則我也不會要你做我的小伙伴了。

曼麗 我甚麼能耐也沒有的，我只是你的一個小徒弟！

信孚 不錯，你是我的小徒弟，同時卻又是我的小情人，我們過去的種種成功卻全靠你這小徒弟的

力量。

曼麗 你別再阿諛我啦！這次我可不能盡什麼力量了！

信孚 誰說？這次卻全靠你的！

曼麗 不成！信孚，我的上司，我要求你別派我這難題目！

信孚 曼麗，我的小情人，這那裏算是難題目，這簡直是我送給你的人情！你既和這姓林的有那麼深的關係，事情自然容易進行得多，即使你們剛纔鬧了一陣，那有甚麼關係，所謂愛河多風波，這一點小波浪是算不得什麼的。可是我卻要問你一句：你究竟還愛他不愛他呢？

曼麗 你問這話什麼意思？你可是又在吃醋？

信孚 吃醋，哈哈！你快回答我！你究竟還愛他不愛？

曼麗 我……（似有些難受）不愛他了！

信孚 當真？

曼麗 （點頭）唔……

信孚 爲甚麼不愛他了？

曼麗 這……你爲甚麼要問得這麼詳細？

信孚 這是很關重要的。

曼麗 我不懂有什麼重要？

信孚 你先告訴我，爲什麼？

曼麗 （遲疑地）因爲他已經結婚了。

信孚 最近的事麼？

曼麗 三天以前。

信孚 (若有所思) 噢。

曼麗 這……

信孚 你已下決心不愛他了麼？

曼麗 (點頭) 唔。

信孚 (嚴厲地) 曼麗，你不能在我面前說假話！你決心不愛他了，可當真？

曼麗 (決然地) 我決定！

信孚 好！但我現在卻要你表示愛他！

曼麗 我知道你又在玩那套老把戲。

信孚 你能知道我的意思，那就再好沒有了！我告訴你：你的內心雖然已經決定不愛他了，但是你的表面卻一定要表示愛他，而且要熱烈的愛他！你知道我的意思麼？

曼麗 這還有甚麼不知道的。

信孚 而且，你得遷就他！你得設法去攏絡他！

曼麗 要是他感覺得這種不自然的做作呢？

信孚 不會的，決不會的！你們過去有這麼深長的關係，他不會懷疑什麼的。

曼麗 但要是他不愛我這攏絡，換句話說，他不愛我呢？

信孚 這全要看你的手段了！以你的演電影的手法，我想一定會成功的！

曼麗 他是一個意志堅決的革命軍官，我怕這種手段不一定會生效。

信孚 你忘記過去的許多事情了嗎？我們過去曾經使用過多少次的這方法，那裏有一樁失敗過！

曼麗 但這一次我卻沒有把握！

信孚 我希望你自信起來，別那麼說喪氣話！再說，你可以用出全副的本事出來，有必要，你可以……

曼麗 你要我怎麼樣？

信孚 你可以和他同居！

曼麗 什麼？你昏了頭了！

信孚 這要甚麼緊！我們的大目標是工作，是獲得所要的東西，任何犧牲在所不惜，這一點你應該明白！

曼麗 你要我犧牲我的身體來達到目的，這我可不幹！

信孚 (猙獰地) 你不幹？你說話可要當心！

曼麗 有什麼當心不當心！你可以慷慨地犧牲我，我卻不能隨便犧牲我自己！

信孚 曼麗，你把頭腦清一清，你應該自己明白，你現在的一切都交給我們的大帥了，別說你的身體，就連你的生命也不是屬於你自己的了，你忘記了當初的誓言了麼？

曼麗 誓言我可沒有忘記，但……

信孚 (咆哮地) 這就成了，還多說甚麼！你應該服從上司的派遣，我是你的上司，你應該服從我的命

令！

曼麗 (顯然被威力所懾伏) 我……信孚！

信孚 別用再說廢話！一切照我的指示去做，三天之內要等你的答復！

曼麗 我試試看吧。

信孚 這不是試試的問題，你一定得達到目的！(從袋裏摸出一枝手槍) 這是我給你預備的，有必要的時候可以用牠！

曼麗 (接手槍) 好。我一定盡力去做！可是，信孚……

信孚 曼麗，你還有什麼話說？

曼麗 我對他表示好感的時候，你可要吃醋？

信孚 不，我決不會吃醋！

曼麗 那麼，我一定照你的指示去做！

信孚 (愉快地笑) 這纔是我的好徒弟。我得走了，你趕快設法找姓林的回來！

曼麗 不用去找，他停一回會再來的。

信孚 你和他約好的麼？

曼麗 不，他臨走的時候，說停回還要來看我。

信孚 這再好沒有。你就得留住他吃夜飯，灌他喝醉，甚至就……

曼麗 啐，你這……

信孚 我是爲工作，什麼都可以犧牲，甚至我的愛人！但你得一定照我的話去做！

曼麗 好，你還嚕嘛什麼！

信孚 等你的消息！（拿起帽子）

曼麗 你願意一塊兒在這裏吃夜飯麼？

信孚 （思索）成，我也來，可是這會妨礙你的進行麼？

曼麗 不會的，我還要靠你的幫助！

信孚 那我走了，回頭見！（下）

曼麗 （獨自玩弄着手槍）難道還用得到你麼？！（頹然坐下）

（燈漸暗。等再亮的時候，已是下午傍晚，曼麗一人在彈琴，稍停，有扣門聲，男僕人——）

男僕 小姐，林先生來了。

曼麗 （停琴，回頭，林鵬已進來，曼麗站起，用手揮男僕出）用福，你出去吧。

（男僕下。）

林鵬 曼麗，我又來了，你不見怪吧？

曼麗 （故意裝出淡然的樣子）請坐。

林鵬 我打擾你的彈琴了。

曼麗 我沒事，彈着玩兒。

林鵬 今晚不預備出去麼？

曼麗 不出去。

林鵬 公司裏不拍戲？

曼麗 這幾天沒有。

林鵬 那末我可以要求你和我一塊兒出去喫晚飯麼？

曼麗 不，我打算請你在這裏吃夜飯，這算是我替你接風。

林鵬 我卻不敢當。

曼麗 你不是說我們是老朋友麼？還有甚麼敢當不敢當。

林鵬 那末，曼麗，你可也承認今兒早晨我說的話了！

曼麗 (嬌媚地) 我就怕你太太知道了要吃醋！

林鵬 不會的，她也知道我和你的關係。

曼麗 可是她不見得答應你再來和我周旋吧？

林鵬 那又有甚麼關係。

曼麗 我到現在爲止還是自由的身體，但你的身體卻並不自由啦！

林鵬 結婚是一樁事情，交朋友卻是另一樁事情。

曼麗 話固然是這麼說，但事實上往往不能辦到的。

林鵬 曼麗，我們是從小的朋友，我歡喜你聰明的天資，我也歡喜你決斷的才能，你現在能夠在藝術上獲得成功，決不是僥倖的事情。至於和我的關係，那從開頭到現在，我們都是很投機的，可惜是我們地位的不同，因此使我們無法過着一輩子共同的生活，但這，仍無妨我們做着一輩子的好朋友！曼麗，你說我的話可對？

曼麗 鵬，你的話使我很感動。你既沒有把我忘記，我當然願意接受你的意見。

林鵬 同時我還想介紹內人和你認識。

曼麗 這當然再好沒有了。你的夫人可也是杭州人？

林鵬 她原籍是北京，從她祖上就搬到杭州來住了，所以也可以說是杭州人。

曼麗 她叫甚麼名字？

林鵬 她叫錢佩珊，杭州女子中學畢業的。

曼麗 一定是很美的了。

林鵬 也不見得。

曼麗 你這次在上海能住多久？

林鵬 也許要住一個時間，因為公事還沒有辦完是走不脫身的。

曼麗 你住在那兒？

林鵬 暫時住在金門大旅社四百十三號房間。

曼麗 你一個人住麼？

林鵬 唔，一個人。

曼麗 那麼你的辦事處就在那裏麼？

林鵬 不，我們軍事部在上海是有辦事處的，我就在那裏辦公。

曼麗 可是靜安寺路的台爾蒙大廈的那一處？

林鵬 是的。你何以知道？

曼麗 我從前也有一個朋友住在台爾蒙大廈裏的，他告訴我裏邊還有一個軍事部的駐滬辦事處的機關。

林鵬 你可常到那裏去？

曼麗 也去過就是，可是不常去。你們辦事處的主任是誰？

林鵬 就是軍事部的徐副官長，他叫徐文秋。

曼麗 你和他相熟麼？

林鵬 他是我的上司，他從前是參謀處的處長。

曼麗 那麼你現在的職位也一定不小了吧？

林鵬 小得不足道，中校參謀。

曼麗 中校階級可就不小了，從前我碰見過一個少校階級的軍官，已經神氣得了不得。

林鵬 你居然也認識我們的軍官。

曼麗 那不過是機會罷了。像我們拍電影的，誰都可以來看我，我們所碰見的，九流三教那一門沒有。

林鵬 這話倒也實在。可是實際太複雜的時候，應付起來就相當困難了。

曼麗 可不是麼！許多人把我們當偶像地崇拜；有許多人都存着不正當的心理，想追逐我們；更有許多大資本家大商人，卻想利用我們來號召，推銷他們自己的商品。我們要是對每種人都認真地應付起來，那就連睡覺吃飯的時間也沒有了。

林鵬 那麼你用一個什麼方法來對付這些人呢？

曼麗 普通一點的都給他們一個不理睬，只選擇幾個比較有意思一點的人敷衍敷衍，真正能夠當作朋友那樣交接的就少得很了。

林鵬 曼麗，我真想問你一句：這些年來，你難道沒有一個真心愛着的人麼？

曼麗 有是有一個的。

林鵬 是誰？

曼麗 可是他並不愛我。

林鵬 那你也太傻了，他既不愛你，你又何必癡心愛他呢？照你的地位和美貌還怕找不到一個更美

滿的人麼？

曼麗 可是我卻愛定了他！

林鵬 這究竟是怎樣一個人，何以這樣值得你去傾愛他？

曼麗 因爲這人是我生平看來唯一中意的人。

林鵬 你倒說說這人的好處看。

曼麗 他是一位英俊的青年，有才能，有作爲，而且也富於情感。

林鵬 他是一位藝術家麼？還是一位實業家？

曼麗 他是一位青年軍官。

林鵬 也是軍官！可是我們革命軍裏的軍官

曼麗 呢。

林鵬 你和他怎麼認識的？

曼麗 說起來長久了，還是我幼小的時候就和他認識的。

林鵬 這太奇怪啦！你在幼小的時候，除了和我認識，還有誰呢？

曼麗 這是你不知道吧了。

林鵬 我不知道？

曼麗 可是他現在不愛我了。

林鵬 爲甚麼會不愛你了呢？

曼麗 因為……（故意悲戚地）他已經結婚了！

林鵬（感情地）曼麗……你不是說……

曼麗 鵬！

林鵬 我知道我對不起你！

曼麗 現在說還有甚麼用呢？（嬌情地）我白白等了你四年！

林鵬 請你原諒。我也是迫不得已。

曼麗 誰相信你的話！你是根本把我忘記啦！

林鵬 曼麗，今天我特地來看你，就是表示我並沒有忘記你！

曼麗 你還說呢……

（電話鈴響，曼麗接電話）

曼麗（向話筒）嗯，我是曼麗……是的……不錯……照你所說的……嗯……請你就過來吧……好……再見……

林鵬 你還有客來，那我就走吧。（立起）

曼麗 這是一位極熟的朋友，我原約他今晚來陪你吃飯的，你不用走。

林鵬 是你們電影界的同道？

曼麗 不是的，是一個實業廠的廠長。

(沉默片刻。)

曼麗 (移坐在林鵬身傍) 鵬，我問你：一個人結了婚以後，可不可以再愛另外的人？

林鵬 我想這是不道德的。

曼麗 可是我卻偏偏愛着一個結了婚的人，鵬，你看怎麼辦呢？

林鵬 曼麗，你不能那樣！

曼麗 鵬，你想我們在小的時候，多麼地親熱，每天在一塊兒玩，一塊兒念書，甚至一塊兒吃飯，我到你們的家裏，你的爸爸也非常歡喜我。有一次，你爸爸書房裏的一隻花瓶，給我們砸碎了，你嚇得甚麼似的，可是你爸爸不但不責罵我們，反安撫我們別怕；還有一次，我們在花園裏玩兒，你一不小心，掉了魚池裏去，我嚇得哭起來，幸虧花匠把你救了起來。鵬，你難道忘記了這許許多多的故事了麼？我們是有着那麼許多值得回憶的故事的，你要我一下子斬斷了我對你的情感，你說可能不可能呢？不錯，你是一位革命的軍官，你可以用鐵一般的意志來克服這情感的衝動，然而我是一個從事藝術的電影演員，我是靠情感來生活的，我要回憶，我不能忘記！

林鵬 這些回憶我何嘗不記得，可是事實逼着我們要分道揚鑣，那又有甚麼辦法呢？

曼麗 所謂事實，那不過是你的錯覺罷了！

林鵬 我何嘗錯覺來？我是從我們生活的距離上着想的，萬一我們兩人果然結爲夫婦的話，不是你犧牲藝術來遷就我，就是我犧牲從軍來遷就你，你想我這話可對？

曼麗 我倒不明白這兩者衝突的關係。

林鵬 這並不是衝突，這是因為不能兼顧的意思。

曼麗 何以不能兼顧呢？

林鵬 因為從軍是要滿天地跑，不知今天跑到那裏，也不知明天跑到那裏，也說不定幾時可以回家，幾時可以團聚；然而從事藝術工作的，卻要受公司當局的支配，也許要整年住定一個地方拍戲，也許會今天換一個地方拍，明天又要換一個地方拍，這和我們從事軍隊生活的不是太差得遠了麼？因此我們的沒有結合，卻反是我們彼此間的幸福。

曼麗 (嫵媚地) 但是現在你卻來上海了。

林鵬 我現在雖在上海，但我自己也說不定幾時要離開上海，說不定今天上峯來一個電報，我明天就會離開這裏了。

曼麗 我不相信會有這樣的事。

林鵬 你不相信，也由你，我不過做個比喻吧了。

曼麗 既然是比喻，那就不是事實，我希望你能暫時忘記你的新婚夫人，因為我……

林鵬 這……曼麗，你就越出了朋友的範圍啦！

曼麗 可是我也正盼望獲得你的安慰！

林鵬 你的藝術上的成功，就是你唯一的安慰，我的安慰又算得什麼！

曼麗 不。(過去拉住林鵬的手，但被林鵬掙脫。)

林鵬 我不能接受你這種感情的衝動！

曼麗 這那裏是感情衝動，這是我十多年來對你愛情的表示。

林鵬 (毅然地) 你要是打這種心理，那我現在就得走了，而且以後也不再來看你！

曼麗 你既然對我這麼無情，(假作悲感地) 那麼我……

林鵬 這並不是我的薄情，這是事實所不能允許的。

曼麗 (撒嬌地) 什麼事實不事實，你簡單說一句你不愛我，不就得了麼？

林鵬 事實上我不能再接受你的愛！

曼麗 好，你既這麼決絕，那就不妨走吧！

林鵬 (立起，作走狀) 那末，再見！

曼麗 (不理睬)

林鵬 (不免尚有留戀) 曼麗，我希望你別存這些過分的心，我們不是能做一雙很要好的朋友麼？

曼麗 朋友？你對我那樣狠心，我的生活還有甚麼趣味呢？

林鵬 請你別再談過去的事情，好不好？

曼麗 你要我……

(正在這時，男僕引吳信孖入。吳一見林作走狀，知事情不諧，故用探問的眼光一看曼麗，曼麗也用眼睛回答他)

一個暗示)

信孚 葉小姐，勞你久等了。

曼麗 讓我來先給你們介紹一下，這位是林參謀，這位是吳廠長。(雙方點頭作禮)

信孚 原來是……

林鵬 吳廠長，你請坐，我要先走一步了。

曼麗 林參謀，你可不能這麼不講交情，我今晚特地請你吃飯，替你接風，還約了吳廠長作陪，你難道這樣不給賞臉麼？

信孚 唔，林參謀還是剛到上海？

林鵬 是，我是昨天到的。

信孚 林參謀，葉小姐既然這麼客氣，林參謀似乎不能辜負了葉小姐的盛情吧？

林鵬 我是還有公事，葉小姐實在對不起。

曼麗 林參謀，我可不答應，不管有公事有私事，總得在我這裏吃了夜飯再走。

信孚 林參謀，要是你一走，連我這陪客也不好意再坐在這裏了，您可是不樂意我這陪客？

林鵬 那裏的話，我能遇到吳廠長，十分高興。

信孚 既然並不討厭我，那就別再客氣了，就老老實實叨擾葉小姐一次便飯再走不遲。

林鵬 吳廠長這樣一說，我倒不好意思再走了。

信孚 這樣最好。

曼麗 林參謀，你可答應在這裏吃飯啦？

林鵬 好，遵命就是。

信孚 這纔不失爲一個軍人的豪爽氣魄！

林鵬 承誇得很。

曼麗 (按電鈴，唐媽入) 你去吩咐大司務，就可以開飯啦！

唐媽 是。(下)

信孚 林參謀這次到上海來，公事很忙吧？

林鵬 也沒有什麼忙。

信孚 林參謀一向是駐防在……

林鵬 也沒準兒，最近是在南昌。

信孚 我聽葉小姐跟我說，林參謀和葉小姐是從小的朋友。

林鵬 是從小就認識的。

曼麗 可是我和吳廠長也認識了兩年多啦。

信孚 可不是麼？所以說起來大家都是老朋友了。

曼麗 是……我是曼麗……喔……我知道……可是真對不起……唉……是的……我這裏有客，

請你改約一天吧……對不起……遲一點也不成……咳……真對不起（掛斷電話）

信孚 這次可是這位姓張的小開吧？

曼麗 爲什麼你老惦着他？這是姓逢的那個工程師。

信孚 這位工程學大家，也居然要和曼麗小姐交朋友了。

曼麗 我是什麼朋友都願意交的。就像你吳廠長，居然也和我交起朋友來，不也是奇怪麼？

信孚 話可不是這麼說的，我是辦實業的人，你是電影明星，我和你是有着必要的聯繫的，可是那姓

逢的工程師，他有甚麼必要一定要和你接近，林參謀，你說我的話可不錯？

林鵬 我很愚笨，倒看不出這種必要的聯繫！

曼麗 就連我自己，也想不出你所說的那種大道理。

信孚 哈哈，林參謀可太客氣啦！是我沒曾把這中間的奧妙關係說穿，所以彷彿覺得難於解釋，其實

一說穿原是極平常的道理。我是辦熱水瓶廠的人，要我的熱水瓶出品能到處風行，專靠貨真價實是沒有用處的，一定同時得有噱頭，這噱頭就是廣告，電影明星卻是大衆週知的最好活動廣告，比如說，請電影明星播一次音，或唱一支歌，那效力要比任何報紙的廣告大上千萬倍，倘使葉小姐能答應我把你的花容月貌做我熱水瓶的牌子，那不是我吹牛，目前市上通行的什麼長城牌等等，都可以一律打倒。哈哈，林參謀現在可明白我所說這必要的聯繫吧？

林鵬 (不屑地) 唔唔。

曼麗 原來有這大道理在裏邊，我可不知道！可惜你和我交了兩年的朋友，我可還沒會替你播過一次音唱過一隻歌，這不是與廠長的一翻心血都白用了麼？哈哈。

信孚 我何嘗白用了心血，大用場正在後頭呢！哈哈！

曼麗 你別想我做你熱水瓶的牌子！

信孚 我不想，我不想。

曼麗 那麼你的目的不是要全盤落空了麼？

信孚 (假意地) 哈哈。

曼麗 林參謀，你可相信我剛纔所說的話了吧？他們要和我做朋友，都存着一種不正大的目的，吳廠長現在自己就供出來了。

林鵬 唔唔。

信孚 你在背後還會罵我來？

曼麗 誰罵你來！剛才我和林參談到交朋友，我說我的這許多朋友都是抱着某一種目的的，像你們這類大資本家大商人，是打算把我們做廣告，來推銷你們的商品。我這話可冤枉你？

信孚 不冤枉，不冤枉！(稍停) 你的飯爲甚麼還不開出來，我可還有事情呢！

曼麗 別那麼性急。(按鈴，唐媽入) 唐媽，你要廚房快些開來！

唐媽 小姐，已經好了，就開來。(下)

(頃刻男僕和唐媽開上飯菜來，三人圍坐在一圓桌上，林鵬和吳信孚互讓了一翻，林鵬終於坐了正面，信孚曼麗分坐左右作陪。)

曼麗 林參謀別客氣，我們一別四年，沒曾見過一次面，吃過一次飯，今晚可得痛快地喝一下。來，吳廠長，我們乾杯！

(三人同擎杯喝乾。)

信孚 林參謀爲國宣勞，兄弟得奉敬一杯(擎杯)

林鵬 豈敢，豈敢還是請吳廠長自用。

信孚 林參謀，你又何必太客氣。大家都是曼麗小姐的老朋友，你要是不喝這一杯，不但是看不起兄弟，在曼麗小姐的臉上也下不去的！

林鵬 (望一望曼麗) 那末……兄弟只好拜領了。

信孚 這纔對……來！

(林鵬和信孚同飲。)

(舞台漸暗，等再亮時，林鵬已靠坐在沙發上，似已半醉，曼麗在一傍儂倚着，信孚已不在。)

曼麗 (十分擊情地) 鵬，你可覺得有點不舒服嗎？

林鵬 (搖頭) 沒有，大概喝多了一點，有些頭暈。

曼麗 可要喝一杯檸檬茶？

林鵬 (疲乏地點頭) 也好。

曼麗 (按鈴，男僕入) 你去沖兩杯鮮檸檬茶來！

男僕 是。(下)

曼麗 鵬，你大概胸口有點不舒服吧，我替你衣服解開一些，(動手替他解開背心的扣子) 讓我來代替你夫人服侍你吧。

林鵬 (稍作抗拒，但仍由她服侍) 不……你……

曼麗 我們可也是從小的朋友吧，要說我和你的情份，不見得就不如你和你的新夫人吧！

林鵬 曼麗……

曼麗 你偏要在結婚三天後來看我，你要是早三天來不就很好麼？

林鵬 曼麗，我求你，你別再說這些話了。

(男僕捧檸檬茶兩杯上。)

曼麗 你就擱在那裏吧。

(男僕將茶擺在几上，退出。曼麗捧了一杯放到林鵬的嘴邊，林鵬呷了一口，似覺太熱，曼麗用口吹之，試呷後，纔又遞到林鵬的嘴邊。)

曼麗 現在可不會燙了。

(林鵬又呷了一口，點頭，再呷了一口。曼麗纔把茶杯攔到几上，自己也拿起另一杯來呷了一口。)

曼麗 鵬，好一點麼？

林鵬 (點頭) 好一點了。

曼麗 鵬，你要是覺得不舒服，可以到我房間裏去歇一會。

林鵬 (搖頭) 不……

曼麗 鵬，你現在把我這麼見外了，在從前，你和我就不等於一個人麼？別說要我在我眠床裏躺一會，就是要你穿我的衣服，你也高興得了不得的。

林鵬 但現在和從前不同了。

曼麗 有甚麼不同？就是彼此的年齡大了一點，旁的還有什麼呢？

林鵬 不，我是已經結過婚的人了。

曼麗 結了婚又怎麼樣？可是我並沒有和人結婚呀！

林鵬 曼麗，我知道你對我的真情，可是事情已經無法挽回了，我和你只好永遠維持着純潔的友誼吧了。

曼麗 我何嘗不知道你所說的話，可是我的感情不受我的控制，我只記着你還是四年前的你，還是我所日夕想慕的你，還是和我從小一淘長大起來的你，你可以瞞着我去和另外一個女子結婚，還對我說出許多大道理出來，但我卻沒有你這種勇氣，我只知道厮守着我所心愛的人，什

麼其他的思想都沒有的！

林鵬 曼麗，你何必再罵我呢！

曼麗 罵你是的，我是有權利罵你的，因為我沒有像你那樣偷偷地去和人家結婚！

林鵬 那末，你要我怎樣纔好呢？

曼麗 我要你說從前對我說過的話！

林鵬 是甚麼話呢？

曼麗 你別裝假，我知道你不致於連這句話都已經忘記啦！

林鵬 甚麼話？我可忘記啦！

曼麗 鵬，我要你說……我愛你！

林鵬 這……不成！這句話那裏可以再說！

曼麗 鵬，我問你：你以前可對我說過這句話？

林鵬 彼一時，此一時，曼麗，我請你原諒我！

曼麗 不，不成！（撒嬌地）鵬，我問你：你要是撇開了已經結婚的思想，你的心裏可還愛着我？

林鵬 這……我自己也不知道。

曼麗 我知道你心裏還愛着我！

林鵬 曼麗，你何必再逼我呢？

曼麗 我要你說，我要你說！

林鵬 曼麗……我只能說……我現在不能愛你！

曼麗 我不管你能不能，我只要你說願不願！

林鵬 (被她逼到了極端，他再沒法逃避自己心裏的感覺) 曼麗……那末……

曼麗 你說，你說！

林鵬 我……還愛你！

曼麗 (抓住這機會) 你自己說了你還愛我，那麼，你爲甚麼也不替我想！

林鵬 我替你想甚麼？

曼麗 我可沒有結婚呀，我可沒有被迫放棄愛你的權利呀！

林鵬 但我已經沒有這權利，所以我即使心裏還愛着你，我也沒法再在言行上表現出來！

曼麗 照這樣說，你一點沒有革命的精神！

林鵬 是的，在這方面，我沒法推翻自己做下的事情！

曼麗 連自己心裏並不樂意的事情？

林鵬 話可不能這麼說，我這次結婚可也是我自己的主意。

曼麗 那麼你是樂意的了？

林鵬 自然的。

曼麗 那麼你爲甚麼還存愛着我的心呢？

林鵬 這是奇怪的，我要是不再和你見面，我也許會永遠忘記你了，一見面以後，卻不由得要想起過去的事情，自然會引發起一種濃烈的情感出來，我自己也不知道是什麼道理。

曼麗 這是歷史的烙印，非常自然的。

林鵬 你的見解比我透澈，因此我……（似乎一種懊悔的感覺）

曼麗 你懊悔和我會面麼？

林鵬 我……我……不懊悔！（這時他的酒量冒翻上來，一陣難過，嘴裏連連打着噁心。）

曼麗 鵬，怎麼啦？——我怕你要吐了。（一面幫他按摩胸口）

林鵬 噁——噁——

曼麗 快到我床裏去歇一歇！（一面拉他，他稍抗拒，但仍給他連拉帶扶的攙了起來，慢慢地向臥房走去。）

——幕徐徐下

第三幕

時——離前幕十數天以後的一個下午。

景——台爾蒙大廈裏的林鵬辦公室。這是軍事部的上海辦事處，林鵬因着工作的需要，一人佔據着一間不大的辦公室，室中除一寫字檯，幾隻沙發及坐椅而外，還有一口保險櫃，那是林鵬放置重要文件的地方。左面是門，右面是窗，牆上掛着林鵬的軍衣軍帽和指揮刀等。

幕啓時，辦公室中空無一人，稍停，有一勤務軍士推門而入，在林鵬的桌上放置了幾封信件，然後又退了出去。稍停，勤務軍士推開門來，讓進了葉曼麗，重新又把門帶上了。

曼麗起初在沙發裏坐了一下，似乎在等待門外有何動靜，然後立起來關好了窗，又走到門口，把門開開來向外探望了一下，重新關上了門，纔走到寫字桌邊，看看桌上的信，翻了幾封，隨即檢出了一封，偷偷把它拆開來，看了一遍，仍把它封好，一邊自語地——

曼麗 他夫人今天要到上海來了，那末以後……（思索地）進行當然更困難了，他不能再跟我住在一塊，而且……唉，這些想牠什麼呢，我反正祇要達到了目的，對老吳有一個交代……我應該儘快進行……

（她獨自說到這裏，就動起手來，從皮包裏取出了一把的鑰匙，先開了寫字檯的抽屜，翻了一陣，似乎得不到她

要我的東西，於是重新關上了抽屜，走到保險箱的前面，用各種鑰匙去開牠，最後被她開了開來，迅速地往裏邊找，但文件很多，一時看不清是那一件，於是把文件統統拿了出來，放在寫字檯上，一面翻着，一面讀着，她把需要的文件擱在一邊，繼續地看着找着，似乎還沒有滿足，正在這時，門上突然有人扣了兩下，接着是推進了門來，只聽見勤務軍士在門口說：「太太，請你在裏面坐一息吧，林參謀是馬上要回來的。」於是林鵬的新婚妻錢佩珊走了進來。這時曼麗驚慌得了不得，她想把文件放回保險箱去，又覺得來不及，她想要把文件統統塞進自己的皮包，偏又塞不下去，於是只好把文件仍放在桌上，用她的皮包掩蓋了牠們。然而她的最後的一個動作，却給林太太看見了，林太太一方面驚奇辦公室裏何以有一位女客，一方面覺得這位女客慌張的動作有些奇怪，於是形成了幾秒鐘的沉默。」

（最後打破這沉默的卻是曼麗。）

曼麗 太太，請坐。你可是林參謀的太太？

佩珊 唔。（點頭）請教小姐貴姓。

曼麗 我是他的一位朋友。

佩珊 （諦視葉面）你不是葉曼麗小姐麼？

曼麗 是的，我是葉曼麗。

佩珊 （一陣迷惘，彷彿自語）唔，他畢竟還是和你見面了！

曼麗 林太太，請你不要誤會。

佩珊 我並沒有誤會，我早知道你們的事情了。

曼麗 我和林參謀是從小的朋友。

佩珊 這些我知道。

曼麗 所以請你不必懷疑到什麼。

佩珊 我並沒有懷疑。葉小姐在這裏可是等林參謀？

曼麗 他要我在這裏等他一下。

佩珊 那末，他到那兒去了呢？

曼麗 這我可不知道，我是和他昨天約好的。

佩珊 唔。（隨意地向四周瞧看，忽然看見保險箱的門開着，鑰匙還插在孔裏，於是她大大疑惑起來。）葉小姐可是常來這裏的？

曼麗 （稍稍思索了一下）是的，也不常來。

佩珊 我想你是常來這裏的，否則這裏值勤軍士不會留你一個人在這間屋子裏的了。

曼麗 這話也不錯，他們都認識我。

佩珊 認識？不只是認識吧？

曼麗 那末你說——

佩珊 你是電影明星，誰都會認識你的，就像我，我過去並沒有和你認識，但剛才一看你的面貌，我就

曼麗 認出你是頂頂大名的電影明星葉曼麗。
你何必取笑我。

佩珊 我並沒有取笑你，我是說，你和林參謀的關係，在此地的勤務軍士都是明白和承認了的。

曼麗 我和林參謀祇是普通的朋友關係吧了。

佩珊 那也許是的，可是照我猜想，你們一定來往得很親密。

曼麗 林太太，你不能那麼想的。

佩珊 我知道你們過去的關係太深了，不在一個地方，那還可說，既然同在一個上海，就難免一定會碰面的。

曼麗 你以為我和林參謀連碰面都不好的麼？

佩珊 我在他臨來上海的時候，我是關照他不和你碰面的，因為他現在既然和我結婚了，倘再和你碰面，那是一件自找麻煩的事情，對他對我，甚至對你都不是是一件幸福的事情！

曼麗 林太太，你這話說得太過分了，碰碰面談談天，有甚麼要緊，而況這次是他來看我的。

佩珊 這一點我猜想得到，要不是他來看你，你是不會知道他來上海的。

曼麗 我想你的判斷很對。（稍停）林太太，我想不等他了，我打算先走一步。

佩珊 你請便。

（曼麗立起身來，打算把桌上的文件一齊拿起，但被佩珊所阻。）

佩珊 葉小姐，這個保險箱你進來的時候已經開在那裏麼？

曼麗 (二驚，但故作鎮定) 哦，當真開着，我倒沒有留心。

佩珊 你拿這些是甚麼東西？

曼麗 這……這是我帶來的許多信件。

佩珊 (走到桌前，打算去翻看內容，但被曼麗所阻。) 你爲甚麼不讓我看看？

曼麗 那是我的私信，你怎麼可以看得。

佩珊 (逼進一步) 我只想看看信封。

曼麗 (拼命揪住這些文件) 你不能看！

佩珊 你爲甚麼表示得這麼嚴重？

曼麗 因爲這是我的私信。

佩珊 是林參謀給你的情書麼？

曼麗 也許是的，那你不用管。

佩珊 (嚴厲地) 也許你是從這保險箱裏拿出來的吧？

曼麗 什麼？你說我偷開他的保險箱？

佩珊 但這保險箱卻明明開着。

曼麗 保險箱開着不關着關我什麼事！

佩珊 你知道這是軍事部的駐上海辦事處，這裏一切的文件都關係軍事的祕密，任何人不能偷看的！

曼麗 你這話甚麼意思？

佩珊 我說，你不能把這些文件拿走！

曼麗 這是我自己帶來的東西，爲什麼不能拿走？

佩珊 你除非讓我看一看，我不答應你拿走這些東西！

曼麗 (兇狠起來) 這是我私人的祕密，我不答應任何人看！

佩珊 你不讓我看，就不能帶走，否則……

曼麗 你打算怎樣？

佩珊 我可以呼喊勤務進來扣留你！

曼麗 (一驚，拿起文件就往外走，但被佩珊攔住，而且要搶她手裏的文件。) 走開！

佩珊 不成！我要喊了！(一面去奪)

(曼麗一看情形緊急，迅速地從皮包裏拿出手槍來，瞄準佩珊，一面說——)

曼麗 你讓不讓我走？

佩珊 (一見曼麗用手槍瞄着她，不免大驚失色，但一手仍抱住那文件不放) 你……你……

曼麗 你放不放手？

佩珊 (疑惑地) 你……你究竟是不是葉曼麗？

曼麗 我是葉曼麗。

佩珊 但你爲甚麼要偷去這些文件？

曼麗 (冷笑) 哈哈，我現在告訴你吧，這一些文件的確是我從保險箱裏拿出來的，我現在一定要把牠們帶走。

佩珊 這些些甚麼文件？

曼麗 是關於向外國借得的軍火清單和軍火起卸地點時日。

佩珊 你要這些幹什麼？

曼麗 我自己並不要這些，這是我受人之託，委託我的人需要這些文件。

佩珊 誰是你的委託人？

曼麗 這……你不用管！

佩珊 照這樣說，你和林參謀的接近，目的是要偷竊這些文件！

曼麗 也可以這樣說。——但我和林鵬也的確是從小的朋友！

佩珊 你愛林鵬麼？

曼麗 (點頭) 噫，我愛他！

佩珊 但你偷竊了他這些文件，他不是要受軍法的裁判麼？

曼麗 我想他不會的，他可以來找我，仍舊拿回這些文件。

佩珊 那末你拿去的目的，是想去抄出一個副本麼？

曼麗 是的，我仍舊會送回給他。

佩珊 可是，這是關乎軍事的祕密，你是敵方的間諜麼？

曼麗 林太太，我老實說告訴你吧，林鵬現在已經是我的人了！

佩珊 什麼？他投降了敵方麼？

曼麗 不，我是說，他和我的關係也許比他和你的關係要深切一點了！

佩珊 什麼？他和你同居了麼？

曼麗 (點頭) 噫，他和我同居半個月啦！

佩珊 (感情地) 哼！這沒有良心的東西！

曼麗 請你不必生氣，他和我，是從小就約好爲夫婦的！

佩珊 但他和我是纔將結婚三天。

曼麗 這我知道，可是不會是他的心願吧？

佩珊 不是心願？那他爲甚麼要和我結婚？

曼麗 也許是他老太爺的主意。

佩珊 他自己又何嘗表示過異議！當時他說，他早已忘記你啦！

曼麗 現在證明忘記的不是我，卻是你！

佩珊 不，我不相信你的話，我相信他不是這樣的人！

曼麗 你不相信也由你，可是我勸你不必再等他了，你還是讓我走吧！

佩珊 不，不成！我不管他現在是不是已經變了心！我不管他現在是不是已經忘記我，可是這些文件並不是他私人的東西，他不能把這些文件送給你，你不能偷他所保管的這些文件！

曼麗 倘若是他故意要我來偷取的呢？

佩珊 即使如此，我也不管！這是國家的東西，這是軍事的祕密，我決不能讓你拿走！

曼麗 (兇狠地) 哼！你要找死麼？

佩珊 (決然地) 我不怕！

曼麗 你要是不讓我拿走這些文件，你永遠不能和林鵬相見了！

佩珊 (堅決地) 你任何欺騙和恐嚇都不能打動我！你再不放下這些文件，我就要喊勤務來抓你了！

曼麗 (殺氣騰騰地) 你敢！

(佩珊不顧一切，抱住文件，正欲張口呼喊的時候，曼麗發槍，佩珊應聲而倒，曼麗迅速地奪取佩珊手中的文件，藏好手槍，向外飛也似的出去。)

(台上沉默片刻，似乎外面沒有聽見這裏的槍聲。又稍停，林鵬推進門來。他一看地上倒着一個人，大驚，俯視之，脫口驚叫——)

林鵬 呀！佩珊！

(受傷的人毫無反應，林鵬迅速地摸一摸佩珊的胸口，又呼着——)

林鵬 佩珊！佩珊！怎麼你在此地？

(慢慢地，佩珊似乎動了一下，慢慢地伸出手來，指着那個保險箱。林鵬順她手指的地方看去，只見保險箱的門開敞着，於是大驚失色，迅速奔過去一看，文件統統不見了，於是過來拼命搖着佩珊的身子，問她——)

林鵬 佩珊，你說那一個偷的？——佩珊，佩珊，你看見那一個偷的？

佩珊 (聲音微極) 曼……麗……

林鵬 曼麗……可是葉曼麗？

(佩珊不應)

(林鵬奔到門口，向外喊——)

林鵬 勤務！勤務！快來！

(一勤務匆匆入，一見這情形，亦大驚。)

林鵬 你快說，剛才誰來過這裏？

勤務 除了這位太太而外，還有葉曼麗小姐。

林鵬 我上了她的當了！(對勤務)你快去預備車子，送她到仁濟醫院！

勤務 是。(下)

(林鵬過去搖着佩珊的身子，問她——)

林鵬 佩珊，可是曼麗打傷你的？

(佩珊點頭。)

林鵬 你怎麼會來上海？

佩珊 (有氣無力地) 我……我……(流出了眼淚)

林鵬 是你不讓她偷，她纔打你的麼？

(佩珊點頭。)

林鵬 (咬牙切齒地) 這惡魔！這惡鬼！……她纔走麼？

(佩珊點頭。)

佩珊 (斷續地) 鵬……你不用……管我……你……快去……追着她……

林鵬 (點頭) 嗯，我就去佩珊，你好好騙着，他們會送你到醫院裏去的！

(林鵬正轉身預備出去，徐副官長文秋從外邊急忙忙地闖入，見地下躺着一個女人，他以為是曼麗。)

文秋 (指着地下) 好好，你也有今日！

林鵬 (弄得莫名其妙) 什麼？

文秋 林參謀，我剛才得到一個緊急密報，說她是敵方的間諜，專門來偷探革命軍的軍事祕密的，我

一急，到處打電話找你不着，想不到已經被你抓住了！

林鵬 你說是誰？

文秋 (指着佩珊) 就是她!

林鵬 什麼? 你可是指葉曼麗?

文秋 (指着佩珊) 除了她, 還有誰!

林鵬 (也指地下的佩珊) 但她不是葉曼麗, 是錢佩珊!

文秋 (俯下身去一認) 什麼? 她是誰?

林鵬 她是我的內人。

文秋 (不勝驚奇地) 什麼?

林鵬 她剛從家裏來上海, 正碰到葉曼麗在這裏偷文件, 因此把她打傷了!

文秋 文件可曾偷去!

林鵬 你看! (指保險箱) 統統被她偷去了!

文秋 這可了不得! 糟了, 糟了!

林鵬 我即刻去找她, 我一定拼我的性命把這些文件拿回來!

文秋 你知道她把文件拿到那裏去?

林鵬 我先到她家裏! (回身就走) 我的內人託給你!

文秋 好, 這裏一切有我, 你快去! 你一切得小心!

林鵬 (已經走出門去) 知道!

第
四
幕

時——離前一幕閉幕時約半小時。

景——葉曼麗之臥室。所用傢俱非常奢侈，除正面爲席夢思之眠床外，有衣櫥一口，旁有一門通浴室。右面爲窗，窗邊有一梳妝檯，左面有一門通外道，另有長沙發一隻。正面有小沙發三隻及茶具之類。牆壁上掛有她本人及明星照片，同時也有一張林鵬的軍裝像片。

幕啓時，曼麗坐在化妝檯旁，旁邊還坐着吳廠長。但曼麗並不是在化妝，卻在發無線電，這無線電安裝得非常神祕和巧妙，牠是設在化妝檯的鏡框後面，把鏡框移開以後，無線電發報機就會自動出來。

曼麗 (回顧) 信孚，我把數量已經發齊了，現在要發起卸的日期和地點。

信孚 好，你快發，可是得仔細，這是最重要的，別把牠弄錯！

曼麗 我知道。

信孚 我怕林鵬就得來了。

曼麗 讓他來也好。

信孚 你不怕他麼？

曼麗 怕什麼！反正我們快發完了。

信孚 我怕他放不過你！

曼麗 但怕也放不過你！

信孚 哼！這小子，他敢！

曼麗 你別小覷他，他是軍官，他總拼得過你。

信孚 我要給他來個措手不及！（掏出手槍）你瞧，我這東西！

曼麗 你預備和他拚麼？（一方面仍在發報）

信孚 不先下手，讓他來幹我們麼？

曼麗 我的主意和你不同！

信孚 你怎樣想？

曼麗 我打算說服他！

信孚 說服？你要他投降我們麼？

曼麗 噫，我是這個意思。

信孚 我怕這是不可能的！

曼麗 也許不可能，但我想試試看。

信孚 你試吧，就怕我這朋友（指一指手槍）等不及！

曼麗 那末，你的意思，一定要他的性命了？

信孚 怎麼你不同意我的辦法？

曼麗 (遲疑地) 這……

信孚 我知道你和他同居了半個月，有些捨不得他啦！

曼麗 你可別含血噴人！但我覺得你的一定要他的性命，怕也是因為我和他同居了半個月的緣故！

信孚 那末你是說我有醋意在裏邊，換句話說，你是說我假公濟私了！

曼麗 要不，能收服一個人總比殺死一個人好些！

信孚 曼麗，我覺得你忘記了自己幹的事了！

曼麗 我有什麼忘記！我的和他同居，完全是你的主意，你要我犧牲一切來達到我們所需要的目的，

現在我照你的意思辦了，難道我還應該受甚麼責備麼？

信孚 我並沒有責備你，我是說你不能懷疑我對他有醋意，纔打算殺死他，你剛才不是也殺了他的

夫人麼？

曼麗 那情形完全不同！剛才才是他的夫人一定不讓我拿走這些文件，她並且要喊人來拿我，我沒辦

法，纔只好開槍了！

信孚 可是你倘不要她死，你可以隨便打傷她一個地方，又何必一定要當胸對她開呢？

曼麗 好好，你是說我故意要殺死她，我是在和她吃醋！

信孚 這是明明白白的事！

曼麗 因此你現在也一定要殺死林鵬！

信孚 我卻不是吃什麼醋，我是爲着任務和責任！

曼麗 我卻偏不讓你殺死他，我要收服他！

信孚 曼麗，我現在一切都明白了：你實在在愛他！

曼麗 是的，也許我在愛他！

信孚 (冷笑) 哼，你以爲殺死了他夫人，你就可以永遠和他做夫妻了麼？我告訴你：你別在做夢！

曼麗 信孚，我現在也明白了，你是在懊悔當初要我和他同居！

信孚 我相信林鵬現在決不再上你的當！

曼麗 那是你的主意，我是沒有責任的；要說他上當，那是上了你的當！

信孚 是的，一切責任由我來負，我不怕他！

曼麗 在他沒有堅決表示拒絕以前，我不答應你暗算他！

信孚 你如果當真要這樣做，也不妨試試看，可是時機是最要緊的，萬一給他着了先着，那我們的兩

條性命都會送在他的手裏！

曼麗 你放心，我決不會被他着先着。(旋轉身去發報) 讓我發完了報再談。

(沉默片刻，只聽見發報聲。過了二三分鐘，門上突然有重重的扣門聲。)

信孚 (小聲) 他來了！可要去開他！

曼麗 (雙手仍在發報不停) 去開他。

(信孚走去開門，林鵬衝進來。他走到曼麗身傍，只見曼麗剛發完了電報，所有文件還攤在她的梳妝檯上。)

林鵬 (忿怒得氣喘) 你……你這惡魔!

曼麗 (坦然地回過身來) 你爲什麼罵我! 這是一兩國相爭，各爲其主!

林鵬 那末你自己承認是敵方的間諜了!

曼麗 也可以這麼說。

林鵬 你知道這是最卑劣的勾當麼?

曼麗 這有甚麼卑劣! 所謂「兩國相爭，各爲其主」這是一種光明正大的鬥爭!

林鵬 還說光明正大! 你不是從我那裏偷了這些文件來麼?

曼麗 是的，是我偷來的! 但這偷得到，就是我的技術!

林鵬 哼，技術! (回轉頭來，看見吳信孚) 那末，你也是同黨?

信孚 這有甚麼同黨不同黨，這是各人的信仰。

林鵬 (突然注意梳妝檯上的發報機) 什麼? 這是無線電的發報機!

曼麗 (點頭) 嚙，是發報機。

林鵬 你可已發出了報告?

曼麗 剛發完!

林鵬 (忿憤得無以復加) 你竟……你竟……已出賣了我，出賣了革命軍！

曼麗 鵬，請你頭腦冷靜一點！

林鵬 你這該死的魔鬼！

曼麗 我請你不要這樣罵我，好不好？站在你這方面說，我固然是該死的魔鬼，可是站在我們這一方面說，我卻是大大的功臣！

林鵬 你曉得，你這一方面是萬惡不赦的軍閥，你卻願意做軍閥的走狗！

曼麗 這是各人的看法不同，我們的大帥也是說着爲中國，爲百姓。

林鵬 見你的鬼！

信孚 林參謀，曼麗這話倒是一點都不錯的，我們的大帥說你們都是些搗亂份子，我們所以要打你們，原是爲了中國，爲了保護百姓！

林鵬 都見你們的鬼！

曼麗 鵬，這些意氣話都不用說了！現在事情已經到這步田地，誰罵誰都沒有用，我說，這一次總算我僥倖打敗了你，你是應該聽我的話了！

林鵬 什麼？還要我聽你的話？你說說看！

曼麗 我說，你應該從此參加到我們這一方面來！

林鵬 (冷笑) 哈哈，你要我投降你們？

曼麗 你不願意麼？

林鵬 (故意反說) 這很好！

曼麗 鵬，你是真的麼？

林鵬 你是要我出賣革命軍，投到你們軍閥裏去？

曼麗 什麼軍閥，革命，那都不過是嘴上說說，只要大家爲中國，在這一邊和在那一邊，不都是一樣的

麼！

林鵬 你說得真聰明！我問你：你的所以和我要好，都是爲了想偷竊我這些文件！

信孚 是的，這是我耍她這樣做的！

曼麗 不，鵬，你別信他的話！我不是和你從小就熟識的麼？我們不是應該要好的麼？

林鵬 (轉對信孚) 哼，我明白你這詭計，我上了你的圈套！

信孚 也許這算是我的詭計，可是圈套卻是你自己套上去的！

林鵬 (完全敵視) 你這無恥的奸賊！

信孚 你罵我？(一手摸住他衣袋裏的手槍)

林鵬 我罵你這奸賊！

曼麗 (迅速分離開他們) 好了，別相罵鵬，你聽我說，現在事情已經無可挽回，我電報已經拍出了，所以

我們應該商量一個以後的辦法！

信孚 我怕沒有什麼辦法吧！

(林鵬對他注意了一下，他要體味這句話的含意。)

曼麗 別用你管！(轉對林鵬) 鵬，你聽我說，你既然出了這一樁事情，也已經不好意思再去見他們了，而況這事情關係非輕，你即使仍舊回去，他們也一定會用軍法來處置你，那時你白白送掉了一條性命，所以我看，還是參加到我們這一方面，偷偷地一走了之，到了北方，不怕沒有好差使，而且我可以替你……

林鵬 (打斷) 別放你的屁，你要我做萬人唾罵的好賊麼？

信孚 你看，我的話可對！

林鵬 我知道你比她的見解高明一點！

信孚 是的，我是早已預料到的。

曼麗 鵬，那末你是一定不肯聽我的勸告了？你可別後悔！

林鵬 我是頂天立地的革命軍人，我受你們的污蔑？

曼麗 好，那末我問你，你打算怎麼辦？

林鵬 我要你們跟我走！

信孚 你打算逮捕我們麼？

曼麗 鵬，我勸你別這麼固執，否則也許有不幸！

林鵬 我知道你們有兩個人，我只有一個人，可是我是預備犧牲纔來的，我不怕你們的詭計！（此時空氣緊張，危機四伏，已有一觸即發之勢。）

曼麗 鵬，請你聽我最後的勸告吧，我是爲了……

林鵬 你這不要臉的東西，你以愛情和身體來籠絡我，目的卻在我的這些文件，你難道不知羞恥麼？

曼麗 你……

林鵬 你還殺死了我的妻子，你的心多狠！

曼麗 那並不是我要殺死她，是她要喊勤務來抓我，因此我不得不開了一槍。

林鵬 你不用向我辯，你是一個殺人的魔鬼！

信孚 林鵬，我告訴你，你現在罵她已經沒有用了，她是奉命辦事，一切的責任都可以由我來負。你倘使不願意接受她的勸告，那麼你只有……

林鵬 我知道你是她的上司，你命令她造成一切罪惡，你以爲我能放得過你麼？

信孚 （冷笑）哼，你打算把我怎麼辦？

林鵬 （堅決地）我要是不能逮住你這活的身體，我一定得把你死的帶去！

信孚 你敢麼？

林鵬 你看……（迅速地掏出手槍來）

信孚 （他知危機已迫眉睫，不待林鵬發槍，他已從衣袋裏發出一槍來，但不甚正確，只打傷了林鵬的右臂。林鵬槍

墜地，正在這時，只聽見另一聲砰響，信孚卻倒下了地去。

林鵬 怎麼你打死他？

曼麗 噫（點頭）

林鵬 他是你的上司，你怎麼打他？

曼麗 但是他要打死你！

林鵬 這是應該的，不是我打死他，就是他打死我！

曼麗 可是我不讓他打死你！

林鵬 這是爲甚麼？

曼麗 因爲……我愛你！

林鵬 （冷笑）哼！你愛我，你出賣了我，你還說愛我！

曼麗 那麼你是說……

林鵬 你也許平日和他有些冤氣，所以借此機會來報了仇！

曼麗 （不勝難過）是的，也許我恨他！

林鵬 你爲甚麼恨他？

曼麗 這……你是不必知道的。我來給你包紮一下傷處吧。

林鵬 用不着你，讓我自己來。（他自己拿出一塊手帕來紮了一下，又走過去摸了一摸信孚的身子）他的確

已經給你打死了！

曼麗 我要是不預備打死他，我就不會開槍了。

林鵬 我要你給我說明打死他的理由。

曼麗 我不說！一切由你猜去！

林鵬 那末你願意跟我去，受我們革命軍的軍法裁判麼？

曼麗 你要我去，我就去！

林鵬 好！可是慢着，我要你設法來補救這已經造成的罪惡！

曼麗 電報已經發出了，叫我有甚麼辦法呢？

林鵬 你也許可能，你想想看！

曼麗 我……想不出。

林鵬 你可以再發一個電報，更正你剛纔發出的電報。

曼麗 我剛纔發出的電報並沒有錯誤，叫我怎麼更正呢？

林鵬 但你不妨當他是錯誤的，你可以另外告訴他們一個起卸的日期。

曼麗 這……我怕他們會發覺這是假造的。

林鵬 也許吧……可是你得照我的話做！

曼麗 你要強迫我麼？

林鵬 是的，我要你這麼做！

曼麗 要是我不答應你呢？

林鵬 我就打死你！

曼麗 但你的右臂不是受傷着麼？我怕你不能放槍了！

林鵬 我的左手也能開。（左手執槍，作欲擊狀。）

曼麗 但要是你給我打死呢？

林鵬 我也心甘情願！

曼麗 鵬，你真勇敢！

林鵬 別說廢話，耽擱時間，你究竟是聽不聽我的話做？

曼麗 鵬，我愛你，我照你的話做（稍停）可是我照你的話做了以後，你可還要逮捕我去？

林鵬 這……你做了再說。

曼麗 你如果仍舊要逮捕我，那我何必多此一舉。

林鵬 好，我就不逮捕你。

曼麗 那末我們此後怎麼辦？

林鵬 （迷惘地）此後……

曼麗 此後我們是不是仍舊……

林鵬 你的意思……好！(矯情地)一切都照你的意思。

曼麗 我可以說他(指信字屍)是給你打死的。

林鵬 給我打死的？(停頓)好，一切照你的意思辦！

曼麗 你要我怎麼告訴他們？

林鵬 說剛纔電報上的日期發錯了，你可以隨便更改一個日期。

曼麗 他們會不會相信呢？

林鵬 相不相信不關你的了！

曼麗 那我就照你的話發。

(曼麗至梳妝檯旁發報，林鵬站在她的後面，他左手仍執着槍，一面十分注意地看她發報，大約發了幾十個字，停止。)

林鵬 發完了！

曼麗 (旋轉身來) 嗯，發完了。(正在這頃刻，林鵬左手發槍，曼麗胸口中槍，倒下地去。)

林鵬 你現在可也活不成了，你這惡魔，奸賊！

曼麗 (尚有一口氣) 你……你這……(已無力繼續說下去，氣絕。)

林鵬 佩珊，我給你報了仇了！(仍舊很冷靜地)電報雖然發出了，可是還靠不住，怕他們不相信，我還得留下一個字條，通知他們。(他匆匆執筆寫了一個條子，讀着——)「奸黨已伏誅，但文件已洩露，請

速通知更改起卸日期和地點，以策萬全。鵬愧對國家，惟以一死贖罪耳！」（他把桌上的文件整理好，包起，把字條放在包面。然後執着槍，預備向自己的太陽穴開放。正在這時，徐文秋副官長從門外衝入，一見林鵬正欲自殺，迅速飛奔過來奪去了他的槍，把他推倒了沙發上。他一看地上倒着一男一女，十分驚奇。）

文秋 怎麼林參謀，你已經殺死了他們？

林鵬 （不答）

文秋 （過去看一看信孚的屍體）這是誰？

林鵬 這就是吳信孚，大達熱水瓶廠的廠長。

文秋 他也是同黨麼？

林鵬 他是曼麗的上司。

文秋 唔。（看見了桌上一包文件，又看了林鵬留着的字條。）怎麼他們已經報告了同黨？

林鵬 （指一指發報機）你看！

文秋 啊呀，這是無線電發報機，他們已經發出了報告！

林鵬 是的，我到這裏的時候，他們已經把電報發完了。

文秋 因此你擊斃了他們？

林鵬 並不這麼簡單。當我到這裏的時候，曼麗正發完了報，這位吳信孚是她的同黨，而且是她的上司，她的一切行動，都是由他計劃執行的。曼麗的主意大概要我投降他們，所以她說了許多引

誘我的話，這位吳信孚大概經驗比較豐富一些，他知道沒有方法使我降服的，因此他們兩人也並不一致，後來我要逮捕他們，吳信孚就發槍擊我，但只打中了我的右臂，那時忽然槍聲一響，曼麗卻擊斃了吳信孚。曼麗爲甚麼要擊斃吳信孚，這心理我不大明白。後來我要曼麗再發出一個電報，更正剛才所發報上時間的錯誤，曼麗倒答應照辦了。

文秋 這是甚麼意思？

林鵬 我要她說剛才所發的電報是錯誤的，這意思無非要擾亂他們的意識，使他們的破壞工作也許能得若干的延宕，但我知道這更正的詭計並不一定能生效力的。

文秋 她照你的意思做了麼？

林鵬 (點頭) 嗯，她照做了。

文秋 那麼你爲甚麼還要擊死她？

林鵬 這種人留着還有甚麼用！而況我自己也決定以一死報答革命，我爲甚麼還要留着她！

文秋 因此你就擊死了她？

林鵬 (點頭) 嗯。

文秋 但是你不想一想：把她留着，也許反對我們有利些！

林鵬 可是她曾擊死了我的妻子。

文秋 那麼你爲你的妻子報了仇了！

林鵬 反正這種蛇蠍一般的東西留着總是一個禍害。

文秋 但照我看來，她卻真心地在愛着你！

林鵬 你爲甚麼這樣說？

文秋 從她擊死吳信孚的一點上可以證明。

林鵬 爲甚麼？

文秋 因爲她既和吳信孚是同黨，照理是只應該幫着吳信孚來打你，但她反而來打死了吳信孚，這要不是爲了保護你，沒有別的理由。

林鵬 她也曾說過她愛我。

文秋 這就是了。她也許知道吳信孚的詭計比你高，她怕你被他暗算，因此她先擊死了吳信孚，這意思就是要使你不受吳信孚的暗算。

林鵬 她的罪惡，我覺得只有一死才可以公平。

文秋 是的，她是一個狠毒的女間諜，據我所知，受她欺騙而至出賣革命的已不止你一個人。

林鵬 我可並沒有出賣過革命。

文秋 這我是相信你的。可是事實上你卻擔當了破壞革命的罪名。

林鵬 那是我的不小心，所以我有以一死來報答革命。

文秋 可是你的一死並不足於補救這次事件的損失。

林鵬 我已經在留給你的字條上說明了，我要你即刻通知，設法更換地點和日期。

文秋 這事情我是即刻可以照辦的。

林鵬 那末我的責任盡了，我的生和死都對革命無關。

文秋 但是你不想想以後的責任麼？

林鵬 我爲懺悔我自己起見，我爲對我的妻子贖罪起見，我只有死纔算合適。

文秋 不，林參謀，我覺得你的想法並不對的，你這一次雖然受了一個女子的欺騙，但經驗就是教訓，你應該從這失敗中獲得許多智識，你可以再把你的能力貢獻給國家。

林鵬 我怕沒有人再相信我是一個忠實的革命軍官了！

文秋 不，林參謀，你的能夠不失敗在他們的手裏，你的能毅然地擊斃了你的愛人，你的能夠將補救的辦法來告訴我，你的願意以一死來報答革命，這些都是證明你的忠實，你的幹練，所以我可以用國民革命的勝利的必然性來赦免你的罪過，阻止你的自殺，你願意接受麼？

林鵬 副官長，我是你的屬下，我自然應該服從你的命令，可是我在沒有補救這次罪過以前，我不能取消我的自殺之念。

文秋 好，我答應你，現在我就要用一切可能的方法來避免這次你所製造的錯誤，你可以跟着我來證明這一切。

林鵬 我等待副官長的計劃。

文秋 好，那麼你就跟我走這裏的一切，我可另外找人來辦理。

林鵬 好，我跟你走！(兩人攜了文件同下)

——幕急下

(全劇終)

